

奇怪的筆記

第三，當時進入本科以後，除了解剖學的安達教授，用二村領次郎的近代解剖學為課本授課以外，其他各科目都不用課本，也不用Print，而由各教授用口頭任意發揮，同學們須一一逐句筆記。可是因為同學並非速記術專家，所以大多數同學的筆記，都難免有或多或少的脫漏和錯誤，下課返學寮（宿舍）後，非低聲下氣向才華特別高的同學懇借筆記，勘對補改不能安心。成績常佔鰲頭的郭兄筆記，應該是諸位同學爭奪告借的標的，可是事實却大謬不然，從未見過同學向他懇借筆記。我滿腹狐疑，某日特地向他索閱一下，打開他的筆記簿一看，我的疑團立即冰釋了。原來郭兄的筆記，不是用鋼筆循着筆記簿的橫格寫下去，而是用青紅兩色的鉛筆，交替在筆記簿上，有時由每頁的左角或右角開始或左旋或右旋地向內旋轉寫至頁的中心。有時則由每頁的中心或右旋或左旋地向外旋轉，寫到頁的末梢，而所寫的數字，又多是類似速記術的符號，同學

根本無法看得懂的。據郭兄自己說，他的這筆記法，並非「饒肚」（狹量），有意避免同學借用筆記的麻煩，而為的是便於自己記憶起見而實行的。據他說明，他一閉起眼睛，就清清楚楚地看得到，那一段是用紅的鉛筆由右角或左角旋進中心，那一段是用青的鉛筆由頁心旋出頁的右角或左角。所以期考一到他無須像其他同學一樣，非開夜車應付不來。到考場裡，看到考題，只須把眼睛輕輕閉起來，各題在他筆記中的記載，便瞭如指掌地呈現在他的眼前了。顯然這就是心理學上的視覺型記憶，或許也就是郭兄有餘暇閒閒地攻讀語學，學漢詩，練國術，甚至唱京調，拉胡弓，而在學中每試必魁，離開學校以後在國內外學術界的業績聲望又那麼高超隆重之所以然哉。

關於郭兄的軼事逸話真是多得無遑枚舉，因恐佔去太多寶貴的篇幅，就此適可而止。最後讓我乘此機會祝爾貴刊和台北醫學院無限發展。

志於道 據於德 依於仁 游於藝

安 磐

處此日新月異之時空領域，吾人生存其間，由於科學之昌明，工業之發達，物質文明之猛進，益覺宇宙萬象之更有賴於探求，聲光電化的猶待加緊實驗，以發顯大宇宙之無盡寶藏，雖窮吾人畢生之精力與時間，恐亦難剖析精微於萬一，此猶僅屬於宇宙之物質方面而言，況若人我之共存，胞與之相得，物象之有無，生元之存滅，奇偶之相諧，凡此屬於宇宙精神方面之景象，則奇詭奧密，當益莫可言狀矣！然吾人生息於茲，必欲詰其究竟，察乎自來，窮其所底，以饜吾人之所欲，豈願懵然一生，無所用心而已哉？故必有學，學所以求知，知固有難盡，惟學自博而約，以約所立——立身行道而已，夫宇宙萬象畢呈於吾前，歲月朝暮，更替於吾後，吾人忝生其間，能不養精於一，立天下之廣居，行天下之達道耶！

我北醫同學，負笈來茲，沉潛心志，將學以濟世，而術以活人，以此立身，以此行道，則藁傑並志，良相同功，而其所立者大，所志者遠，若果草率懸壺，邀虛譽鄉黨，沽浮名於里閭，或闖蕩江湖，囊金飽腹，罔顧民命，漠視民瘼，則與以邪術賣藝者等，其所立所志，品斯下矣。

故為醫者必若西銘所謂凡天下之疲癯殘疾皆吾兄弟之顛連無告，而存民胞物與所懷，濟世救人之志，又必朝乾夕惕，天壽不貳，貧賤不移，優游涵泳以長其藝業，尤必有人溺己溺之懷，先憂後樂之志，汎愛衆而親仁，以為立身行道之本，故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而不可須臾離也，如是，則時代雖日新月異，宇宙雖無盡無窮，而吾生於斯食於斯，方可告無忝於所生，而絲毫無憾於衷矣。

「綠杏」者，寓春滿杏林之象，實有深意存焉！創刊伊始，囑文於余，勉為數言與諸君共，亦以謝編者盛情也。